

水族

老頭在她們進店的瞬間就注意到了。他的水族館很久沒有這樣熱切鮮活的笑聲。其中一個女孩的淺粉紅高跟鞋一進門敲打在店裡灰色粗糙的磨石子地磚時掠起了一聲輕響。很細的一絲聲音。但老頭仍然被驚了一下。彷彿室內沉鬱濕悶的空氣都被那粉紅高跟鞋踩了下去。

老頭趕緊從他黑色破皮的辦公椅上起身。本來放在桌邊的報紙和老花眼鏡因為他過大的動作被撞到地上。那兩個女孩也被嚇了一跳。描繪精緻的眉毛聳了聳。便又笑了笑。轉過頭開始看起他水缸裡的魚。他有些不好意思。匆忙撿起報紙與眼鏡。站起來整整衣衫，才開始後悔起今天出門時不是選那件去參加婚禮或同學會時才穿的藍白 POLO 衫，也不是他之前相親時爸媽幫他買的那件寬大的紅黑格子長襯，而只是隨隨便便的一件土綠汗衫，反覆洗滌後領口像荷葉不規則的鬆垮，衣衫在肚腹隆起的那塊還有淺淺的、散亂的污漬，都是他忙活時不注意落下的。

他暗罵起自己糟糕的生活習慣。一抬頭又看到中午吃完到現在下午三點還沒處理掉的便當盒，趕緊把報紙換個位置蓋掉油膩的飯盒。夏日裡溫度騰熱，只不過三小時也足夠細菌分解消化把老頭吃剩的雞骨頭菜汁油末漫散出一股不明快的氣味。混著水族館裡與生俱來的魚騷腥氣、飼料味、魚屎味、還有自來水靜置時淺淺逸出的氯的味道。老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不對。這味道不對。夏日下午他的水族館多了一股洋溢著的青春女子的氣味。

老頭還是等到皮帶重繫了一遍把汗衫妥妥當當塞進卡其短褲時才願意出去招呼顧客。女孩的眼睛已經從大紅袍、藍禮服、紅蓮燈，轉移到他最驕傲的，放在整個水族館最後方的巨大水缸，赤紅卵圓的魚兒成群優游，他難得細心的為了這缸魚打上紅色的增豔燈，映的魚赤血血的。

「你看，」粉紅高跟女孩指著那缸魚對著鵝黃洋裝女孩笑著說：「牠的嘴巴好像在笑欸。」一邊嘴唇開闔舌頭壓低，眼神還故意放空呆滯。模仿魚的樣子。老頭定定地看著女孩精緻畫過口紅的嘴唇邊上汨濫出的笑意，下顎還在緩慢的上升下降，的確像極了他那缸紅魚。那缸紅魚似乎也因為有人關注而活躍起來。在澄澈的水裡上下舞動，張揚尾鰭。

「幫我拍照！」粉紅高跟在滿牆紅魚面前嘴巴盡力的向前嘟起，他有一剎那想要開口說不好意思小姐我們這裡不能拍照喔。但他忍住了。他甚至看著鵝黃洋裝拿起手機說這裡太暗了便打開了閃光燈，亮晃晃刺眼的燈閃在這間陰暗

窄仄的水族館時彷彿把陽光一起引了進來。

老頭終於鼓起勇氣，告訴她們這是血鸚鵡魚喔。女孩轉過頭來，笑著，這次的笑沒有嘟嘴巴。淺淺的酒窩把醉人的香氣漫散開來。他聽到魚忘了游泳沉入水底肉體碰撞到玻璃底缸的聲音。老頭半晌沒說話，嘴巴微微張開。沒有意義的重複了一次這是血鸚鵡喔。粉紅高跟掩著嘴巴吃吃的笑說老闆你剛剛說過啦。他說是喔。這是血鸚鵡喔。

老頭直覺這兩個女孩並不跟街上的餐廳的百貨公司裡的女孩一樣。她們沒有他想像的那種高高在上的都市女孩的氣質，縱使她們衣著高雅時尚，高跟鞋敲的喀喀作響，香水清新洋溢。但她們還是不同的，光是她們踏進這間髒黑濁臭的小店裡就足以區隔出她們的身分。老頭好幾年都沒有接觸過這樣年輕漂亮的女性了。他很少離開他寄居的水族館內到其他地方去。最接近她們年紀又是女性的只有隔壁隔壁間水族店的四十六歲的阿滿。生過兩個小孩的阿滿胸部下垂又不愛穿胸罩。老頭最恨她三不五時敞著透薄薄的衣衫來他的水族館串門子。

「唉呦，這缸禮服怎麼一隻也沒少啊。」

「滾。」

阿滿家的水族館就比他的高雅的多。至少沒有過餐的油膩便當盒會棄置在辦公桌上。一進門就是一排亮敞敞的定製超透白玻璃空缸，旁邊是擺放整齊的各式飼料濾水器營養劑水草肥料，另一邊則是數不清油綠油亮的水草缸子，裡面各式莫斯皇冠、難以養飼的蝴蝶穀精，都有三四點健康的孔雀或鼠魚優游。還有一大排分門別類的七彩跟神仙。有些他聽也沒聽過的品種，什麼黃金又藍鑽又魔鬼的，他有時偷偷躲過阿滿朝著那新穎的水族館望去時都看花了眼。

「嘖嘖嘖飼血鸚鵡多了工。」阿滿站在他最得意的紅魚牆前指手畫腳。

不是只有阿滿這樣說。前年水族公會尾牙台北理事來他這桌敬酒的時候把手搭在他穿著藍白 POLO 衫的肩膀上。隨口跟整桌的人笑笑鬧鬧，都是水族街出來的人，大家都熟的緊。話題輪到他的時候理事便說，哎呀哎呀，馮杯杯別再養那缸鸚鵡了啦，時代不同了要進步。他還在想時代還輪不到你這個比我小一輪的理事來教。同桌也笑著說唉呀鸚鵡真過時了。那時候還不那麼老的老頭有著相符他年紀的氣度，笑笑的捏著酒杯隨口乾了，儘管手有點顫抖。

但到底還是他聰明。在八零年代末成功搭上血鸚鵡的風潮。雜交好幾種南美慈鯛以後終於發現被守住的秘密，紫紅火口跟紅魔鬼雜交後產生的子代艷紅

異常，那時候股市上萬點一尾血鸚鵡魚苗也近萬。一球卵圓胖肥的紅玩意兒幾乎成為大小公司的財神。在那個錢淹腳目的年代大家一窩風的捧著錢要滿滿一缸的血鸚鵡。報紙上每天都有風水老師告訴大家哪裡擺才招財哪裡擺才進寶。那陣子他的水族館乃至於他家裡頭的浴缸浴缸旁邊的水桶都滿滿的是魚。魚。魚。小小的魚苗長至一兩釐米就可以看出紅艷艷的體色。只要是沒有黑斑、沒有殘尾。一尾魚燦燦然便似一條條黃金在他的水族館裡優游發亮。

「血鸚鵡？」粉紅高跟歪頭，把上唇用力的凸出來下顎收緊「這樣像不像鸚鵡哈哈。」鵝黃洋裝也笑了。粉紅高跟還把手張開開發出嘎嘎的聲響。他頭一次在他的水族館裡聽到這樣輕鬆的笑聲。

（是叫血鸚鵡喔。妳看牠像不像血的顏色。對嘛。嘴唇的樣子就像鸚鵡就叫血鸚鵡。是囉。我也覺得這個名字取得不好。要是我來取我一定叫牠紅財神。一定可以賣得更好。更好。血鸚鵡什麼的哎呀有血就不吉利啦。你看現在都沒什麼人要養了。）

女孩用食指指節敲敲魚缸。笑著說你們過來呀你們過來呀。

你們過來呀。那二十多年前景氣還好時他也會對酒店妹妹講這種話。但那時候他可不是在水族缸外敲敲指節打個響指的人。他可是在魚缸裡面炙手可熱的血鸚鵡啊。人人捧他上天。他後來想想。破產兩個字這麼輕鬆寫意。誰又沒浸泡裡面誰又能懂。講起來那麼簡單。魚價崩跌。他高價進的母魚還沒結清的貨款。聽了人家明牌大量投進股市的積蓄，也就那麼剛好一入場就被主力斷頭，還欠券商不少錢。

老頭那時候把自己的頭深深的埋進水族缸裡面。那缸斷電兩個禮拜，沒有過濾，沒有餵食。七八隻灰紅的血鸚鵡翻肚溺斃在缸子裡。艷色的鱗片掉落。水黴菌侵入鰓蓋散出白色菌絲。殘餘幾隻倖存的血鸚鵡在池底緩緩搖動尾鰭。沒有泡泡。曾經明亮的水族館就這樣灰暗下來。他後來吞進第一口腥臭的水時後噁心的吐了出來，終究還是沒有把自己草草埋葬進魚缸裡。跑出水族館回到外面的時候陽光方方正正的掛在頭上彷彿另一個世界。

他好想問女孩為什麼踏進這間水族館。破產以後他用盡手段讓這間水族館活了下來。到底也活了下來。跟他一樣。但也沒有更多。隨著時間也就一天一天老去。妻離子散的老頭孤身一人掌著一家店有什麼好說。每日晨起，從小閣樓下來拉開鐵門，讓陽光曬曬庭前的水草，餵魚，中午去買個滷肉便當，每隔幾天要換水。他沒有盡所有可能延緩他自己以及水族館的老化。水缸日漸泛黃。顧客越來越少。他沒事的時候不在魚牆前面，就是坐在店門口，敞著衣衫

眯著眼睛看著日頭緩緩地上升再緩緩地下降。

老頭好久沒有這樣好奇店內的顧客尤其又是這樣青春年少。終於忍不住開口。他試圖壓低自己的聲音輕描淡寫地問。問為什麼來他的店裡，水族街上這麼多水族館，為什麼就是他，是他，而不是別人。他有點期待。他知道女孩會給他一個滿意的答案。

（還是我聰明吧。人家都叫我不養血鸚鵡改養神仙。有喔。就公會理事他們啊。他們都這樣說。你看。要不是我擺了這個漂漂亮亮的紅魚牆你們怎麼會在這裡停這麼久對不對。你們就是來看看我養的血鸚鵡的。是吧？是吧？）

女孩笑得靦腆。說。因為我們剛剛就看這間沒人。我們都不喜歡有店員在旁邊。又補了一句，哎呀我們也不是專程來看魚的啦，剛好在附近等公車。

「啊結果公車沒來。」

「所以？」老頭沒有很懂什麼意思。

「就是啊。這個。」鵝黃洋裝拿起手機點點按按「這個台北等公車有沒有，這個 APP 可以讓你知道車子什麼時候來。」

「是喔。」老頭不太懂智慧型手機該怎麼用。

「剛剛顯示十分鐘進站，我們就等了十分鐘，結果顯示即將進站以後也沒有車子來。你看，下一班還要半個多小時。」

老頭不是很懂但勉強笑了笑。他很感謝那班消失的公車。至少把客人帶來他的身邊。他知道目不轉睛看著血鸚鵡的她們就算沒有目的，也會有結果。老頭知道只要再加把勁。再加一點比喻與暗喻。再一點身世之謎。她們就會全盤買單。買走她們其實並不很需要的紅魚。他還可以順便推薦她們去買阿滿家的魚缸。他知道女孩會告訴阿滿是剛剛那家老闆推薦你們這裡有好魚缸喔。賣阿滿一個人情老頭以後在她面前走路都有風。至少，至少她不會再一直說她是個沒路用的老男人。

（不過啊，這種魚因為是雜交種，所以沒有生殖能力喔。像太監一樣。哈哈。你們知道太監嗎？沒有雞雞的男人啦。男人雞雞沒用還叫什麼男人。你們知道嗎。幾年前血鸚鵡還火熱的時候。齣。你都不知道杯杯一天賺多少錢。那些酒店妹妹一個一個貼上來。對。對。就像你們這個年紀。不過齣那時候高跟鞋還不流行捏。嘿對。哎呀一二十年而已啦杯杯哪有這麼老。我跟你們說啦時代齣……）

時代沒有把誰帶走，倒是老頭一直待在那裡寸步不移發霉長藻。好幾次阿滿又敞著她總不穿內衣的胸晃蕩過來，看著他，像看什麼稀奇的珍品玩物一樣。他也不怕她，定定地看著阿滿襯得緊緊的圖案T恤，有時候上面會是電秀的一串英文字母，有時是彩晶亮的水鑽拼貼天堂鳥。閃閃的，走動的時候把陽光一點一點的帶進他昏暗的水族館裡。他不是沒想過阿滿。十年前有一次他硬挺的看到那時候也還硬挺的阿滿，終於忍不住揣了一個月的營收，搭著 307 號公車，往萬華，那時候的公車才沒有女孩們說的什麼手機裡面的路線與時間，他到了公車站，看著板子上的路線。

老頭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十年前的那天，天朗氣清，沒有一絲雲，公車乘客三三兩兩，每個人都揣著一肚子心事，看不出來哪裡上車哪裡下車。幾個年輕的漂亮女孩，噴了香水，整個車廂都薰的濛濛的，她們在西門町下車，老頭差一點也跟了上去。

但他沒有，公車把他載到他有錢時不屑去，但現在卻只能去的地方。那裡有風也有雨，鸞與鳳在那裡顛過來又倒過去，他膨脹又疲軟，恍恍的那個下午與夜晚，完事後他空虛地盯著房間裡過於花俏的大落地鏡，女孩去洗漱了，鏡子裡只剩下他自己，不過才沒多久前的事，但他已經很難想像剛剛在這裡在鏡子裡的歡愉與勃發，糾纏與柔情，他好像剛找回某個東西，又馬上丟失了。

後來老頭再也沒有去花街，回憶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總不是那面鏡子裡的雲雨，而是公車裡香味瀰漫的女孩，那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女孩就打打鬧鬧，聊天著。老頭懷念公車。他好奇，現在的女孩，女孩，像現在在他店裡的粉紅高跟與鵝黃洋裝，他們在公車上會是怎樣的樣態呢？會像是十年前的女孩那樣，還是如他缸子裡，沉沉的魚兒。他相信應該是前者，這兩個女孩並不是平凡的現代的女孩，這點他看得清楚。

「老闆…老闆…？一條血鸚鵡多少錢呀。」

「看大小喔。七八公分的那種一隻六十。十到十五公分以上三百。純紅的再加一百二。」

粉紅高跟的鼻子幾乎貼在他的水缸上。近距離的細細觀察每一隻血鸚鵡。老頭自己知道那裡面有一隻是最好的，還不到一歲，體長十公分，嘴唇豐滿，全身赤血血的沒有一片鱗片錯了顏色。他見到粉紅高跟的食指落在潔淨玻璃缸上印出一個淺淺地指印指著牠問鵝黃洋裝牠是不是最漂亮的時候，老頭不知道自己該不該心痛。

老頭看見那隻最優秀的魚也正望著粉紅高跟。愛心狀的魚嘴巴緩緩開闔。

沒有氣泡。無聲的在赤紅紅的燈光底下搖鰭擺尾。老頭沒有事情的時候，就喜歡靜靜的看著他最漂亮的那尾魚。他叫牠小紅。小紅就像是所有血鸚鵡的血凝聚在一起化成的。紅的那樣純粹。這間水族館大部分的時候都沒有人。有時候整個下午就是靜靜的他和牠。陽光不曾滲漏進水族館的深處。他和牠就隔著千重水箱默默看著外面的天光。

「老闆這隻怎麼賣。」

「四…四百二。」老頭右手攢的緊緊的。

（你回去要好好對牠喔。小紅是很有靈性的。不要用太小的水缸。牠活潑好動喜歡游來游去。啊你要多陪陪牠說話。牠喜歡人家陪牠說話。要不然牠會寂寞。一隻魚在水族箱餓……）

「四百二喔……」粉紅高跟用眼神詢問鵝黃洋裝。

「可以幫你去個零頭啦」老頭抿著唇。

「那老闆你可以幫我留著這隻嗎？」粉紅高跟指著小紅「我等等還有事改天再來帶回去。」

（像這種魚是不用放裝飾的。還有底沙什麼的也都不用。牠們破壞力太強。都不用。你買回去就清清淨淨的給他一個空水缸就好。當然要打氣啦。過濾也要。不麻煩啦。覺得麻煩杯杯可以幫你換濾心啊。每個月一次到你那就好。）

老頭說好。他失落小紅的必將離去，也期待再次見到粉紅高跟與鵝黃洋裝的場景。女孩說他們的公車要來了。他說好。她們說她們先走囉。他說好。她們說記得留魚喔。他定定地沒有說話。女孩往陽光燦爛的街道走了出去。

夏日下午的陽光在女孩進門的三十分鐘略略偏移了角度。依然照不進老頭跟小紅的紅牆。女孩走後水族館的氣味又再次浮現出來。打水器翻起的水裡的魚腥味。門邊一盆枯黃發爛正曬著太陽的水草發酵味道。蓋在報紙底下的便當盒散發的腐敗氣味。熱蒸蒸的天氣把水缸裡的水都蒸起一片霧來。潮潮濕濕的。

那天老頭拖了張高凳子，花了很長時間坐在魚牆的前面。靜靜的看著小紅。小紅也靜靜的看著他。他想不起來有多少次，他向來他店裡訪視的理事、同業、還有阿滿，讚揚小紅的美。牠是他在整個繁殖血鸚鵡的歷程中最美的結晶。他幾乎完全確定他沒有任何可能再次繁殖出這樣美的個體。

老頭開始後悔。把小紅移進內室告訴女孩魚不小心死了？說牠現在長了水黴病不能賣？還是就直接一點，告訴女孩這隻不賣了，這隻我要留著，隨便挑一隻其他的魚杯杯送你。女孩會不會一狀告去消保官那裏呢？還是會去公會檢舉。他不知道。他深深地望進小紅那雙不同於一般魚類死板而靈動的眼睛，他從小紅的眼睛裡看到自己的倒影。他知道牠想出去。

隔天一早，他換上藍白 POLO 衫從閣樓下來，把鐵門拉開。開始等待，女孩什麼時候會來呢？他餵了魚。女孩昨天是下午來的大約下午會到吧？他換了水。那天他沒有出門買便當。因為他害怕他錯過女孩來的那一刻。沒做事的時候他就拉著一把矮凳坐在門口靜靜地梳理從水缸裡拔起來的金魚草水蘊草，這兩種水草長最快，不仔細打理倏忽就滿滿一缸過剩的綠意。

這天沒有。隔天也沒有。本來週日不營業的他還特別為可能會到來的女孩開了店。那日阿滿穿著拖鞋踢踢蹣蹣的走到他的門前。有點詫異。歪著頭。他揮揮手像要趕走蒼蠅。

他開始遺忘女孩的樣子。他只記得粉紅色的高跟鞋，與鵝黃洋裝，在他記憶裡融化成同一個人的樣貌。有單邊酒窩，可能是褐色頭髮，很奇怪地，在他的記憶裡女孩有著不符合年紀下垂的胸部，像是女孩從未穿過胸罩一樣。

他跟小紅開始猜測各種可能。報紙社會版看多了不免想像力蜂湧而出。那輛 APP 顯示會準時抵達的公車為什麼不見？半小時後來的那班是不是消失的那班又從某個時空裂隙竄了回來，把女孩載走，又進到某個只從 APP 上看得見卻在實際上不存在的時空？老頭開始擔憂。他反覆拿起連接鋼瓶的打氣機把透明塑膠袋子灌飽純氧。再把氣放掉。他不知道他在幹嘛。偶爾也拿起充斥氧氣的袋子放在鼻前吸一吸，這樣可以讓他察覺活著的必要。

水族館仍舊一日一日的陳舊下去。沒有因為女孩曾經來過而增添減少。仍然濕熱，仍然腥臊，通風不佳，陽光也沒有照進陰暗的室內。女孩離開的第二個禮拜下午，老頭小心翼翼的把小紅從水缸裡撈了出來，小紅很乖，沒什麼掙扎，甚至沒濺起太多水花。牠似乎也知道了些什麼。那日的牠豔紅異常血脈賁張。放入塑膠袋裡的時候只輕輕地動了兩下。老頭放了半袋水，打開氧氣閥把剩下的空間灌得飽飽的。自己也吸了一口。覺得自己全身血管都動了起來潮潮熱熱的。

老頭帶上小紅，關上電燈拉下鐵門。整間水族館裡只剩下噗哧噗哧的濾水器聲音。他有點興奮，他不記得自己上一次離開街區是什麼時候。老頭到了距離他最近的候車亭。（啊現在的候車亭還真先進還有跑馬燈。）他並不知道有這

麼多條公車路線，眯著眼睛看了好久。他還選不出來的時候剛好有輛公車到站了，他揮揮手（是要這樣做嗎？）公車緩了緩，才悠悠的停了下來。他顫顫地走上車去。上車投錢的時候老頭注意到司機有意無意地看著他的紅魚，他趕緊把裝著小紅的塑膠袋子放到身後。

車子開動了，緩緩地駛離候車亭。他知道對了。對了。這輛車便是載走粉紅高跟與鵝黃洋裝的那輛。他望著外頭緩緩向後倒退的窗景像是他在一個巨大的水族缸裡，扶手吊環便是搖曳的水草，軟椅是造景，之前粉紅高跟與鵝黃洋裝便在這裡款款游動。現在則是他。他是裡頭獨一無二的一尾紅魚。老頭難得臉上充滿笑容。他用力的朝外面的世界揮手。只要有路人朝他多看兩眼他便欣喜異常。他知道自己仍是水族缸裡最亮眼最絢麗的那個。

那日陽光如同兩個禮拜女孩來訪時絢爛。如同二十年前他事業如日中天絢爛。老頭知道這輛公車將載著他穿過時空的裂隙，回到有女孩有他的時代。他仍舊對著外面的世界大力揮手。車上的冷氣撲撲的吹在他半禿的頭上。陽光占滿他的側臉。他並未注意到放在隔壁座位裝著血鸚鵡袋子綁著的紅色塑膠繩沒有繫緊，氧氣跟水就一點一點的滲漏出來滴落在公車的地板上映著外面的日光一閃一閃的。小紅躺在座椅上，曾經飽滿的透明袋子如經已經乾癟，沒有多餘的氧氣。但紅財神仍舊很乖。牠沒有試圖跳躍旋轉，只緩緩地掀起鰓蓋，落下，掀起，再落下。牠的眼睛直直地盯著興奮望著窗外的老頭。老頭沒有回望牠。牠知道自己即將死去，血紅的鱗片漸漸失去色澤。夏日的水族箱裡散漫著魚的騷腥氣味。陽光讓水族盡力滋長。公車迅速地穿過一條條街道、一棟棟繁華大廈。老頭仍然沒有注意到牠。